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7

斯楠被烫伤

伟贞说：“妈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有敬老院了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，就由着嘴说，什么敬老院不敬老院的，哪能到那一步，你还让不让我们吃饭了，人都好好的，一上来就跟安排后事似的。”

春梅见话题越来越沉重，就借故打岔说：“妈，你们先吃，甜汤都上锅了，我去把它弄完，马上就来。”大家都说不要做了，春梅却说，甜汤代表甜甜美美，就为这个也要做一碗。

过了一会，春梅把甜汤端上来，斯楠去接。

春梅忽然喊了一声：“妈！妈你怎么了？”

只见老太太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一动不动，好像坐化似的。

斯楠被她妈的这一声叫喊吓得没端好大碗，顷刻间一大碗热汤全洒在斯楠身上。

斯楠随即发出尖叫，撕心裂肺。

老太太猛地睁开眼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我一会儿看不到就不行！”

一家人乱成了一锅粥。

很快，斯楠被送到医院急救室。

张春梅和倪伟强在急救室门口坐着，斯楠在里面由医生处理烫伤。

倪伟强点燃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一个小护士走过来，说：“先生，说你呢，听到没有，这里不准吸烟，要吸烟去二楼吸烟区！”伟强连忙把烟掐灭了

丢进垃圾桶。

春梅白了伟强一眼，小声抱怨道：“在家里吸，在单位吸，跑到医院来还吸。”

伟强忽然发火说：“我就吸一支烟怎么了？你做《新健康》杂志，就要把吸烟的人斩尽杀绝吗？家里就那么点事儿，你都弄不好，现在女儿又被烫伤了，烫出个疤痕，以后怎么办？”

春梅压低声音说：“倪伟强我提醒你，这里是医院，是公共场所。女儿是被烫伤了，女儿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是后妈吗？我想让她烫伤吗？这是意外，要不是妈忽然闭眼，我也不至于……算了，跟你解释不清楚。”

倪伟强说：“你永远都解释不清楚。”

春梅说：“我不跟你吵，哪天我一闭眼，家交给你管，你就知道啥滋味了。”

这时，斯楠腰上裹着绷带出来了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在家静养即可。

伟强说：“好宝贝，乖女儿，我们回家。”说着，两人就相互搀扶着走了，剩春梅一人在后面，好像是个局外人。

三口人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春梅坐在前头，伟强和斯楠坐在后头。

斯楠把头靠在伟强肩膀上撒娇：“爸，你看我都负伤了，都是因为你没回来吃饭，你要奖励我。”

伟强说：“想要什么？”斯楠说：“我的手机坏了。”伟强说：“到店里

随便挑。”

斯楠倒在伟强怀里：“谢谢爸爸。”坐在副驾驶位的春梅越听越气，压住火气说：“你的手机昨天我还看见好好的，怎么又要换？”

伟强说：“孩子想换就换吧。”春梅怒道：“哪能这么铺张浪费！”

伟强说：“儿子要穷养，女儿要富养。一部手机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你的要不要换？要不也一起换了，你也没必要太省，苦了自己。”

省？省成了过错了？春梅发现，自己 and 丈夫的价值观渐行渐远。

“刚才在学校做什么了？”春梅冷不丁问了一句。

“哦，科技组开会，”伟强摸了一下脖子，摇摇头，“开得我头都疼了。”

春梅忽然坐正了，直觉告诉她似乎有些不对。科技组开会？那怎么会是个小姑娘接电话。可春梅没打算继续问下去，她知道问也白问，伟强会编造无数个理由来搪塞。也许是她神经过敏吧，再过几年都50岁了，想怎么样？又能怎么样？

“妈现在尿床越来越频繁了。”春梅说。

“那怎么办？多买点尿不湿吧，老人都跟孩子似的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伟强问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4

找到名画残片

易分辨，骨灰颗粒较大，呈灰白色；纸灰发黑，较为细腻。

我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胸中郁闷无比。在失魂落魄时我右手一歪，盒子朝一侧倾斜，忽然，我看到在盒子的灰烬中似乎多了一样东西。我睁大了眼睛，看到那是一块枯黄的东西。我屏住呼吸，用随身带的镊子轻轻地夹出了一块小绢片。

这块绢片只有婴儿手掌那么大，埋在盒子的最底下。它的形状很不规则，边缘发黑并卷起，显然是火烧成的。我夹起绢片，对着阳光看去，只见这块绢片绢质老旧，上有暗红色的双龙印记，绢面上还有几滴像眼泪一样的痕迹。

没错，就是它，这就是自明代以来就失踪了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余片，这就是最关键的证据。

原来，廖定和《春踏花图》是被分开烧的。廖家在开封先将廖定火化，骨灰带到北京在灵山这里下葬。在骨灰盒埋下去之前，把《春踏花图》的碎绢片点燃扔进盒子里。

那几滴眼泪状的东西叫作烛泪。书画在重裱的时候，要加胶、加矾、加蜡，把背面轧出光来。书画重裱次数多了，侧看绢面会有一层淡淡的光，这叫镜面，也叫鉴云。这块带着双龙小印的绢片本来是属于《清明上河图》

的，被补缀到《及春踏花图》上以后，还特意轧过几次。在《及春踏花图》的碎片燃烧之时，绢面的胶、矾、蜡起了保护作用，加上盒子一盖，里面空气稀薄，使得这一片画没有完全燃烧，蜡融化之后，就留下了眼泪一样的痕迹。

造假者本意是为了修补破绽，却无意中保护了原作。《及春踏花图》的其他部分都被烧成了灰，偏偏这一块因为抹过了蜡而幸存下来。

刘一鸣说得不错，人可鉴古物，古物亦可鉴人。

这幅赝品鉴出了我爷爷许一城的坦荡胸襟，鉴出了廖定的忠义，也鉴出了我内心深处的希冀——我的家人从来没有抛弃我，他们一直在我身边。不然实在无法解释，为何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，会藏身于许家四位成员埋葬的墓园附近。

我跪在地上，在许一城被处决的刑场旁，在埋葬着我所有亲人的墓园旁号啕大哭。那一刻，我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一样，每个人都在，他们都面带微笑看着我，叫着我的名字。

天空变得更蓝了，几片白云悄然飘过，为我遮去了炽热的阳光。

香港和北京真是不一样。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，我注意到，在湾仔香港会展中心京港文化交流文物展展厅的通道两侧，已经张贴了许多海报，而《清

明上河图》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。虽说距离文物展还有3天，但这里的气氛已经很火热了。

这时一个车队耀武扬威地停到了文物展展厅的大门前，这个车队的车都是大头宾士和劳斯莱斯。这时第二辆车停在我前面，从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，大背头，其穿着打扮就像电影里那些黑社会的老大一样。

“许先生，欢迎欢迎。”中年人热情地朝我伸出手，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。他见我在原地没动，拍拍头：“哎呀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王中治，百瑞莲的香港负责人。这次听说您来香港，我们百瑞莲准备了接风宴，请您务必赏光。”

我后退一步，不动声色地端详着王中治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

王中治连忙说：“有什么事？可以坐我的车去，我陪你。在香港，没有我办不了的事。”

“呵呵，不用了。”我委婉地回绝他，继续朝前走去。王中治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脸色阴沉地说：“许先生，你也许没听懂我的意思。在香港，没有我办不了的事。”

“哦，那还真是让人佩服。”我说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